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甫田集卷三十三

明文徵明撰

墓志銘四首

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

僉事皇甫君子安既解浙臬還長洲未及赴調而母夫人卒摧毀得疾甫三月亦卒嗚呼傷哉君舉壬辰進士官禮部以文學爲當道所知會東宮肇建遂用爲春坊

司直論者以爲得人而餘人意忌顧已媒孽其間未幾
補外自是浮沉外寮者累年再起再債卒骯髒以沒嗚
呼自古文學之士往往不得志於時其侈聲擅名固造
物者所忌然而一時秉銓之人不得不受其咎也君諱
洵字子安裔出宋戴公以字爲氏世望安定趙宋時有
爲提刑者扈高宗南渡居吳城孔聖里占數爲長洲人
六世祖斌死張士誠之難斌一再傳迺君之曾大父也
大父信以文學起家爲太學生未仕而卒父諱錄丙辰

進士仕終順慶知府母夫人黃氏生君兄弟四人君其
仲也黃夫人夢人授巨鼎而生韶秀異常能言即解誦
書占對敏給如成人稍長績學綴文遂有名世之志及
選入郡學爲諸生益事博綜兄弟自相師友揚摧探竟
務求抵極攄詞發藻迥出輩流未數年相繼舉於鄉而
君與二弟遂收甲科一時名文學之盛三吳之士鮮其
儷者而君不以自異益思振植操廉服勤憫然自守不
與時流徵逐人亦莫敢與狎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

改禮部精膳司再改儀制進員外郎陞主客司郎中主客職蕃夷朝貢凡餽館勞來與凡貢篚之屬往來之儀皆主客領之故時曹司怠緩稽留使人經歲傳食供億浩穰君奏報以時不踰旬浹靡密上下斟酌維宜視曩時損費什伍朶顏內屬歲有賞賚發自內帑故多穢濫君以其捍邊有功非他濫恩比言於主者俾精擇以給被賜者莫不懽感以去車駕南巡諸夷留京師者慮有窺伺悉屏之徼外時稱其遠識君自虞衡至主客凡歷

四署所在職辦而能緣飾以文在儀制時建儲九疏咸
君屬草詞理明辨有以上當君心遂爲諸公大臣所簡
注春坊之擢蓋緣於此車駕之行君先已註籍扈從會
改官不果行駕次承天按籍推賞而君不在有司乘間
劾君失事而實非也坐是左遷廣平府通判踰年召爲
南京刑部主事未任丁父憂服闋還朝復補南京刑部
主事進員外郎尋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分蒞浙東所蒞
天台寧紹諸郡民伎而狡饕諛喜訐最爲煩劇君所至

懲飭綜核周審擿伏若神而裁決敏利案無留牘恤隱
崇賢納之仁軌甫三月而宿蠹爲清管內振肅以其暇
逸覽觀山川發爲篇詠委蛇張弛文治燦然譽聞方達
而南遷考覈惟視一時實履以爲黜陟近時乃有既徙
官而徵其舊事者因得以其私意中傷之然非顯惡大
慙亦不敢公肆詆毀君初闕曹未及上再任亦無幾時
竟以勝任推擢曾未數月而以不職論黜嗚呼羣耳目
何可塗也君沉靜寡與自負高峻人苟不當其意終日

相對默無一語居官任事砥厲操切不肯脂韋取容既
多忤物又稍稍與時戾異故愛之者雖深而卒不能勝
夫疾之者之衆也雅性閒靖慕玄晏先生所爲自號少
玄子作續高士傳以著志居常問學之外他無所事羣
經子史莫不貫綜而酷喜左氏著春秋書法紀原選唐
文粹爲文粹闕爲文必古人爲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
擇見諸論撰居然合作詩尤沉蔚偉麗早歲規倣初唐
旋入魏晉晚益玄造鑄詞命意直欲窺曹劉之奧而及

之惜乎未見其止也沒後其兄子俊集所作爲皇甫少
玄集云君生弘治丁巳六月某日卒嘉靖丙午三月九
日享年五十配劉氏後君一月卒子男二人長秦郡學
生娶王氏次拒聘金氏女三人長適國子生王大猷次
適太倉州學生陸鳴陽又次適郡學生吳尚儉孫女二
人卒之歲十二月十又三日葬虎丘新阡於是子俊手
具事狀率其二子詣余乞銘余何足以銘君哉辭不獲
爲序次如此系之銘曰 嗟皇甫君維時才彥天實生

之亦既有衍爰賓于王式揚用昭胡豐其受而阨其遭
秩秩郎曹五禮云職貞德允文迺言有克維文之克維
德之載實德升聞有簡斯在青宮蘭省舍官孰宜譽者
在前毀者隨之誰毀誰譽君則有命命也自天弗隕厥
聞嗟皇甫君靖共維秉豈無遺榮降年弗永弗永其世
式宣其言後有子雲尚鑒吾玄

錢孔周墓志銘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較轆奮迅之氣感

慨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遊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晤爲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讌笑評隲古今或書所爲文相討質以爲樂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玉君履約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爲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也其所友必皆

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
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遊
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
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含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
不知古人何如也嗚呼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
復得耶性喜畜書每併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
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
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

記積數巨帙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爲切要而君未始一
注目也爲文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
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
文意燦然如出硯鍊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
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
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
爲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

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爲陳公所得也自
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
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不售而年日
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而舉
止軒揭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奇窮骯髒迄於不
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
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
讌談謔浪逶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真雄俊不羈之

士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不痛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爲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爲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宗道宗道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寬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娶陳氏生君之兄第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醫士娶吳氏竹徵薊州吏目出後同仁娶朱

氏繼湯氏女二人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
生子男一人復貞娶某氏女一人適劉某孫男三人女
二人君生成化乙未某月日卒嘉靖己酉某月日享年
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某日葬吳縣寶華山銘曰 氣
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臧而志弗昌卷而藏而卒困以
亡吁其傷

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

吾友袁君永之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而輔

以較輓奮迅之氣自其少時已不肯碌碌後人既起高科登膺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砥節履方不欲附麗匪人首忤權臣幾蹈不測賴天子仁聖得不擯棄浮湛中外垂二十年再起再廢迄骭髀以死嗚呼傷哉其命也夫君諱袞字永之別號胥臺山人世吳人高祖以寧曾祖琮祖敬先考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諱羅母安人葛氏袁氏自高曾而下世以氣義長雄其鄉而未有顯者至君昆弟數人藻發競秀突起閭閻聲生勢長隱然爲

文獻之族君於羣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五齡知書七
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再試再不利憤曰吾所志
何如顧為場屋所困耶益淬礪精進刺經實義務究抵
極嘉靖乙酉遂以第一人薦試禮部亦在高等一時聲
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擣衍揚繹上下數千言出入經
史詞旨宏達時權臣方為學士得君卷奇之執欲冠多
士在廷諸公惡其攬權故抑置二甲第一人及啓封見
君名乃悔不用其言而權臣則喜於得君他日詣君叙

致本末自謂君知己而君不對亦不謝權臣大懟銜之
然無以發也未幾入內閣用事而君方爲翰林庶吉士
因上言諸庶吉士跼弛靡薄不宜在禁近悉罷爲庶僚
怒猶未已乃起兵部火災之獄將甘心焉時君武選主
事火時君當徼巡在法爲失警乃掠立文致劾君縱火
爲姦利必欲殺之鍛鍊數月無所得編戍湖之衛會赦
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晉
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卒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

林出爲刑部主事即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讞審法比
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毅公所知簡蒞本科本科者凡
諸司獄詞及上請章疏皆從審畫君析律詳明剴裁敏
利而將以勤誠案無留牘時稱職辦有詔以京朝官考
各省鄉試君被命主試河南校閱精審去取攸當時稱
得士尋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有銓選有
勲錄有貼黃及諸委瑣故號劇司而貼黃尤多敝事君
督併嚴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展采錯事方將

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去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托察賢否勵精從事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莫復異議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而率之以身示之矩範程以科條取士貴淳雅而黜浮誕恒矜其不逮薄懲而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倦遊矣君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

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暫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羣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二十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緯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遠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耳觀世緯所著皆鑿鑿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傳與夫詎僞諸篇寔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托

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闊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
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道合即傾倒無間故知
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
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
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
員王子恭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日墓在某
山銘曰侃侃袁君維時之碩履道舍弘抱貞翼德爰
起高科式揚用聲載緝用明奕其邦楨維邦之楨弗爲

道屈矧茲匪人胡彼之卹豈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王之
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穽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
侃侃袁君守身用恒弗利攸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
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志
銘

嗚呼自倭夷爲三吳患者數年擄掠燒劫多所殺傷兵
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濱海帶湖罹禍尤慘雲

江錢公以江西叅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畧爲備禦計練兵飭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上湖北下直指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鳥獸散衆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寔乙

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其
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
備施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
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
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
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浦
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勲主事曾祖景儀祖
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

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爲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高訾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謫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畫出應繇幕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閩之侯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蹕絕敏於剴裁試邑侯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維勤庶務畢舉上

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侯官擿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比部尤稱職辦有權貴囑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爲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爲外來姦細傳致抵死本兵不爲異公察其非辜特爲執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寃而不爲白何用法爲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更民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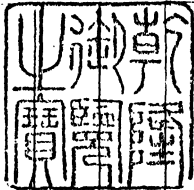
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專務德化
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顧城圯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動
衆乃號召屬邑饑民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成
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
政肅敵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饑流莩屬路公
即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
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
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饑民相率盜礦耀兵

嘯聚撫巡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饑民暫此求活
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某執其咎若兵興則
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巡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
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
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解即真盜矣民聞懼曰錢公實生
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刃散去事亦救寧撫巡上其
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敷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効
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爲不欲

苟且自恕耳非直邂逅倖功爲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
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
致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
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即部次
郡都鄉廓鄰祁抑邠却昂遺腹一子未名女五人章卿
趙個龐夢登龔文櫝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
人輿較輻輳輪軋軋軋軒輅輶輔輜輳轉餘未名孫女六
人嘉靖丁巳某月某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

乞余爲銘銘曰 虞麓巖巖琴流淵淵秀穎有鍾是生
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策名王廷出宰百里四翔二
邑侯官慈溪以翼以綏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執
不苛以隨迺正而克迺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秉麾寔
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專城文教攸興邊庭用寧烈烈
錢公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茲小醜犯我鄉
邑窺我城闐肆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茲墓城
志翦窮凶仗鉞于征討逆用順衆寡于懸爰以身殉海

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攸攸適還厥靈嗚呼烈哉天王
有制恩沾及泉賞延于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忠魂在
茲鬼神護呵石闕戕戕松楸鬱鬱有永貞名千祀弗沒



甫田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甫田集卷三十四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_臣湯垣

謄錄舉人_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甫田集卷三十四

明文徵明撰

墓表三首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盧君墓表

嘉靖十年辛卯閏六月八日陝西叅議盧君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是君爲武選郎中有兵官驕揚喜訐君以職分臨之遂爲所誣逮繫詔獄有司畏其人莫敢申理

賴朝廷聖明卒白而出之尋有陝藩之命時君已被疾抵陝未幾聞其父御史公之訃疾遂加劇至家數日遂不起嗚呼傷哉君諱襄字師陳國初有爲青州府通判者始徙居吳之橫山遂爲吳人高祖彥實曾祖立祖士誠父綱以長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孺人陳氏生君兄弟二人長雍仕終四川提學副使次即君自幼穎異讀書不煩督率稍長受易於提學君既而卒業於高安令周君振之已又爲都御史徐公仲山所知徐公撫

山東遂携以往比歸又遊王文恪公之門游道既廣造
詣日深弘治甲子以儒士試應天不利歸補郡學生丙
子再試遂中高科有司錄其經義以傳嘉靖癸未登進
士初授刑部某司主事改兵部職方主事丁亥陞禮部
祠祭員外郎戊子再陞兵部職方郎中尋改武選君初
官法比即思以政業自見克勤其職暇輒檢閱故牘求
其傳爰論報而習之故析律詳明不少訛縱然亦不事
深文有竊盜四人法不至死御史掠立當以三犯君閱

實以初犯抵罪或以成獄爲嫌君曰避嫌而殺人忍爲之耶卒論出之故雖不久而所平反爲多其在本兵尤留意戎政嘗奉使校閱邊關及閱馬近畿所至訪材官謹亭徼展采錯事尤多緒正又嘗奉命典試江右讐閱明審取舍惟公凡名流久淹場屋者悉見識拔一時稱爲得人君立朝未數年凡閱三部皆在本科本科者凡諸曹章奏悉從關決君所在職辦諸尚書並器重之然亦操切疆執不爲時人所喜其橫被口語亦以是也君

長身子立而矜嚴自持羣坐中不妄出一語而其中與
奪分劑末始少失尤善廉事有所審畫必中事機遇政
有缺失或民間疾苦必具疏以聞如言維揚賑饑西北
邊備及江南農田數事皆經遠之謀非徒苟焉圖塞目
前而已雅性喜學家居時每得異書輒手自繕錄既仕
益勤雖簿領雜襲而不廢佔俾爲文勇腴明暢能達其
志詩尤精詣不苟出出必求過人所著有五塢草堂集
所編集有石湖志石湖文畧盧氏世譜他所纂葺多未

成書君文章政業皆以古人自期視一時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使天假之年稍及下壽其所見當不止是顧方精進有爲而死遽及之可哀也已君家自彥實以來世業農至御史公始讀書教授鄉里而君兄弟相繼起進士皆至連率顯官又皆以文學政事著稱可謂盛矣曾未幾時皆以盛年即世吾不知造物者果何如也余交君兄弟僅二十年見其始出而仕仕而歸以及於死始終盛衰如電露奄忽能不有慨於中乎因表其墓以著

其志亦用抒余之悲云爾嗚呼傷哉君娶陳氏封安人子應坊娶馬氏側出子應垓聘魏氏女適張師詠孫男一人邦鉉葬以卒之後二年癸巳十月廿又六日乙未墓在西橫山之陽

敕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陳君墓表

工部主事陳鎰以嘉靖乙巳四月十有七日乙酉葬其考府君於長洲縣鳳凰山之麓妣莫氏祔友人文某表其墓曰嗚呼是爲敕封工部主事陳君之墓君諱寃字

威仲別號厚齋陳氏蘇之吳縣人家世業農至直道公永錫始用文學起家舉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累官福建按察司僉事清忠勁節卓然名臣而陳氏遂爲吳郡衣纓之族直道公一子寧仕爲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二子懷悅悅官永定知縣而君則懷之子也懷娶于鄭無子君與兄冠皆出少房張氏君生三月而張卒鄭氏實哺鞠之君稍長即知慕鄭事鄭不啻所生異言愉色隨所惡欲而承意維謹鄭本賢淑有母道用是益憐愛

君顧復恩勤孝慈融浹人不知非所出也事兄冠尤極
恭順冠亦誠篤親昵事必資君志意交孚用能戮力起
家家庭之間雍睦順叙同居五十年莫有間隙直道公
剛方履儉垂範有素君服習見聞能孳孳自愛不徇俗
尚不比匪人獨能推羸急匱雖忤弗悔尤嚴於賓祭豆
籩潔修禮文維帙以家世齊民顯融光大昉自直道公
建直道祠俾子孫世祀之其事雖出於冠而發之自君
凡君所爲往往歸德於冠冠亡無子以嘗撫塗有恩使

鑒服喪三年曰吾兄宗子法不可絕他日有子當爲立
後今之喪服亦義起耳然君子不以爲過也君少業舉
子病繭中廢乃篤意教鑒鑒舉進士官工部三年推恩
封君工部都水司主事階承德郎封莫氏安人命甫下
而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元配沈氏早卒繼即
安人同邑莫公諱淮之女生而愿謹未笄歸君與君媿
德儷義恭敬弗違色笑端詳和而有別能推君之愛致
孝於韓姑婉容順志靡有僇佚喪之過時而哀遺言懿

訓佩之終身事其姒如君之事兄君所爲協和其家不
間於中外者安人爲有助也始君之卒鑒在京師家無
強近親戚沐浴含殮咸自安人被服衾稠纖悉曲備不
令鑒歸有遺恨也時年已六十有六苦寢蔬素不以老
廢竟用憂傷得疾越明年遂卒寔嘉靖癸卯十一月廿
又三日也距君之卒爲壬寅九月廿又八日才十有四
月耳嗚呼傷哉生子男一人即鑒女四人劉芾周詩朱
宏蔣垺壻也余與陳氏比里而居少則遊君仲伯間閣

閭愉愉友恭篤至每竊嘆以爲忠賢之後德澤深長如此雖然幽贊陰翊必有所以順之於道者顏之推有言姊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以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必不合矣言勢之不能以有叶也則夫安人內行之良又豈易得哉故余表君之墓而輒附著之

鳳山趙先生墓表

先生趙氏諱宗魯字應麟以字行別字文亨鳳山其號也先世杭之仁和人宋季有舉進士爲醴泉令者元世

倣擾避地盤屋之白陽山生子士安因占數爲盤屋人
先生之高大父也曾大父純徙居樓觀鎮大父彬字大
儒高朗篤義以峭直好施長雄其鄉鄉人有政咸從取
平焉始自樓觀徙居邑之東門力本振業雅喜讀書教
其子策以儒業起家由武鄉訓導仕終王府伴讀而趙
氏遂隱然爲衣冠之族伴讀娶于某生子二人先生其
仲也生而穎異少則知學稍長習春秋爲舉子業尋選
隸學官爲弟子員益精進不怠然試有司輒不利念春

秋旨微而鑿屋偏鄙無所師承乃裹糧束書走由漢之
蜀渾三峽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時麻城阮公朝東
以春秋鳴先生從之受業鑽研淬礪居一年盡得其旨
以歸歸試有司又輒不利而先生病矣於是盡以其所
學授其子忻曰吾厄於時命不克遂志成乃父之志於
汝有望焉忻甫升庠校而先生卒卒十有三年而忻舉
進士且顯於時而先生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先生剛毅
有爲砥節履方而執志堅定雖貧不苟取於人而與人

亦無所苟處家應物咸協於道蓋有用之才也使占一第或不第而以貢入官必有以自見而不幸無所售又不得年以骭髀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先生不獲自試而其子以高科入仕試邑於此財決敏利擿伏若神道利拊循有古循良之風昔人云子道之行父志之成先生庶幾可以無恨矣先生生某年某月日享年若干卒於嘉靖己丑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娶李氏生子二人長恪次即忻辛丑進士今爲長洲知縣

云

甫田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甫田集卷三十五

明文徵明撰

墓碑一首

明故湖廣右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東陽盧
公墓碑

公諱煦字子春姓盧氏其先出自齊文公子高高孫僕
食采於盧因以為氏自秦博士敖以來世居范陽之涿

郡漢北中郎將植為時大儒實生司空毓毓生侍中班
班生尉衛卿志志生中書監諶皆顯名魏晉之世至唐
為宰相者八人而承慶懷慎尤有名他如藏用照鄰綸
全皆以文學著稱子孫雖散處四方皆以范陽為宗東
陽之有盧氏則自宋院判公寔始寔四傳曰員父徙邑
之雅溪是為雅溪始遷之祖雅溪七傳為宋郡馬公大
振則公九世祖也高祖康定以仲子貴贈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曾祖宰祖洙皆不仕父諱和以能醫稱有所著

丹溪纂要行世以公貴贈刑部署員外郎主事母俞氏
贈安人公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有八日以縣學生領
成化癸卯鄉薦凡九試禮部登正德戊辰進士越三年
辛未授大名府長垣縣知縣甲戌召為刑部雲南司主
事連丁內外艱戊寅服除改授本部四川司主事辛巳
進河南司署員外郎嘉靖壬午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
奉敕整飭叙瀘兵備甲申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奉敕
提督太和山丁亥致仕明年戊子覃恩進中順大夫越

八年丙申正月廿又四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公
生穎異而惻怛醇謹學務博綜然不事勦說質義揚推
必求道之所在以達於用既仕有官守遂用推之於民
長垣即仲由所治蒲邑故有學堂岡相傳先聖講學之
地故祠敝陋撤而新之興學教民遵以化本而納之仁
軌會盜發鄰壤流劫境上攻圍城邑所在阽危而垣備
不素公練兵飭甲乘城固守矢心厲衆督率撐距寇再
至再戰而却之摧鋒折北無所失亡最後大獲輜重盡

散以享士復斥其美以代民租民因不擾士亦用命迄
用保邑完境而獲嘉之績為一時最在刑部尤號明審
前後關決不下百數析律詳明持議平允傳爰論報未
始翫法而矜怛仁隱恒存於中諳練之稱達於上下遂
有蜀臬之命蜀去朝廷遠俗獷而健豪民假貸例責倍
息而叙瀘所轄夷獠雜居負險易動公誠心拊循民用
安集而軌道要求俾咸協于理芒部土官兄弟讐殺官
兵不能討議將撫之公持不可謂事有曲直而搆難方

深撫處可救目前而姑息適貽後患計當發兵助順而相機進止一則假夷而近效可收一則助夷攻夷而禍本斯拔矣時前政墮弛民兵逋蕩公料檢鈎撫悉為緒正軍民方恃以集事而湖南之命下矣湖雖專領祠事而兼撫鄖襄事緒勢出所守鈎陽適當顯陵孔道車徒結轍冠蓋相望供頓次舍咸取給於鈎鈎民疲不堪命嘗借助於鄖公為科謫踐更使資力相當民方稱便而當道不悅公者顧撫拾以為公過然卒亦莫能為公累

也公性若淑而遇事詳緩不為激印暴白之計然砥節履方亦不肯靡薄隨人班資崇庠任運而已流賊之擾公勞績居多同時有起邑為廷率者而公浮沉常調曾不為意其後繼歷南省聲稱甚籍一時薦進者雖多卒無有援之者而公亦已倦遊遂自引去平生尤事持廉初以進士督造蜀靖王墳贖謝千金悉拒却之守官所至俸請之外毫髮不染太和之役尤利源所在公雖操敕將事惟受計而已出納訾省一屬之中官雖供頓餐

錢亦歸公帑有贏以新學宮治亭徼或代輸逋租利濟
涉而已終無所取也家居以敦睦為事首輯譜牒置義
田修復先墓而秩祀惟謹篤於昆弟以協於族屬又推
之以達於里黨姻戚有無通假患難相恤或有所侵悉
置弗問而橫逆之來亦弗之較晚益廉靜蕭然事外竟
以高年令終嗚呼若公者其古之所謂偉人長者非歟
公娶應氏有賢行先公三十二年卒贈安人子男二人
堯俞以縣學生升貢太學堯亮亦太學生庶子堯工女

二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仲文仲武仲瑛仲玘孫女五人嘉靖戊戌某月日葬邑之興賢鄉馬鞍山祖塋以應安人祔於是堯俞奉翰林編脩程文德所為事狀請文勒石墓道辭不獲則為論次其大畧系之詩曰 煜煜盧宗肇自齊姜植奮有揚迺儒用張軼晉而唐弗替有衍既攸有文亦相丕顯維千斯年耳孫其翼孰其徵之藩叅維克烈烈藩叅植德維誠迺言有嘉亦修用貞維時多艱盜賊伊阻彼披斯昌公志孔武有攸維征弗遑

暇食廼戡廼戢廼全之邑豈邑則全亦撫而教爰植之
仁庸協于道烈烈藩叅有德有言有才弗諼式於王官
入司邦刑出奠藩服澄斯秩斯以莫不肅肅之維何維
廉斯貞維公斯明乃言用成熟不有成當躋而顛知進
而退公私用全烈烈藩叅高年維碩邦國之楨鄉人之
式豈無公卿公德則有我作銘詩尚徵厥後

神道碑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山陰

何公神道碑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正月廿又八日南京工部尚書山陰何公致仕卒於家訃聞贈太子少保遣官即其家賜祭命有司營葬事如制公諱詔字廷綸別號石湖舉弘治丙辰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公有智計能勤敏任事會壽王分國之蜀道出南畿公承檄扈送行次荊州當用民舟入峽有司集舟千數公料簡處分損十之七審畫道利隨事節適中官在事者不令得肆往復

萬里無少愆佚繼被檄督造海舟前政不時給直事用
逋緩公先事飭申要以必成而無所系吝人歡趨之功
是用集而人得不困壬子丁父憂乙丑服闋赴銓畱為
工部營膳司主事孝皇賓天山陵事嚴公分司通州當
轉甓陵下陸行迴遠更費浩穰公規畫趨便輕舟乘漲
輸之損費十五人尤便利正德丁卯改本部屯田司歷
員外郎郎中展采錯事督率精勤尤稱職辦值逆瑾用
事事多猜阻公守正不阿為瑾所惡撫拾他事下詔獄

久之無所坐贖米三百石而釋之閱三年庚午出知永
平府永平在畿內尤多中貴家昌黎石璫被盜誣執十
四人付縣掠立成獄公行縣悉放遣之鎮守王宏尤諄
謾獫齧公故不為禮王石皆瑾黨與將乘權陷公瑾敗
乃已郡豪殺人當死詒其姪使逸去而文致其罪姪無
以自明公探其獄而反之先是郡苦秋旱公至首出繫
囚而慮之析律詳讞多所平反一時雨澤沾足飛蝗蔽
天亦不入境歲大穰郡以大治會盜起傍郡流劫四出

公飭甲練兵繕治樓櫓作計城守而耀兵境上賊聞引去時諸郡多殘破而盧龍獨完壬申丁繼母憂乙亥服闋改知永州永即古之零陵地控衡湘俗獷而健郴桂夷獠時時竊發會用兵公在行間謀知兵官陰與賊通首發其罪以折賊謀乃悉衆陷堅遂獲戎首而盡釋協從幕府上功詔進一階錫白金加幣在郡三年平徭薄賦務恤民隱而扶微興壞一如永平郡又大治庚辰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逋寇王堂狡獪陰賊而負險不

服衆莫敢睨公獨犯衆議征之兵初不競人為公危而
公不為懾轉戰而前竟以得雋功上錫金加幣如前嘉
靖癸未陞福建右布政使軌道披決多所緒正故事右
轄多循默遠權無所事事公摘實訊諮事必關決苟不
當其意輒持不署或以故事言則曰吾食而不事是尸
祿也乞不為止乙酉徵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
巡撫保寧等處兼都督紫荆等關軍務公益思振職發
姦謫伏務肅綱紀有武臣席寵貴禎翼姦亡賴為軍民

患公首劾罷之先是境內小警召集達騎徼衛而廩之及是事平廩稍如故亦上疏釐革所疏地方事宜凡十餘事悉見施行風聲四被所治肅然丁亥召為工部左侍郎有旨建敬一亭亭成賜譙翰林院加賜銀幣繼被旨督造悼靈后山陵事竣賜銀幣如前有加明年己丑陞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工部留京宮殿若諸司解宇自洪武來百五十年于茲矣歲久傾圯而太廟為甚因建議興修始自太廟以次及太學次六部諸司宏偉壯

麗華煥一新集材庀功咸有法式區畫周審程省自躬
人不得侵牟解慢迄功而民不知擾初太廟成璽書褒
嘉加賜銀幣方在簡注而公倦遊矣先是公年七十上
疏引年乞休優詔不允至是甲午再疏復不允疏三上
上察其誠懇乃賜允給驛以歸公歷事三朝閱四十年
歷十有二任積階自承德郎歷資至資政大夫正治上
卿年七十有六乃終嗚呼盛哉何氏家相執中之後自
暨陽徙山陰祖宗政父景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工部

尚書祖母王母沈繼母董俱累贈夫人公生豐碩朗潤
厚默而愿謹少不好弄稍長知學益務勤誠脩正彊執
處事周審而退避自將未嘗以語言先人居官精敏前
後官簿多在將作塋建之地材木輸將泉貨出內浩穰
無隄而公訾省有程鉤校維審人不得並緣為姦轉輸
共倚日以有贏初任南曹帑積才數千去之日乃有二
十萬尤事持廉俸入之外不一毫妄取於人亦不以與
人然軌迹夷易不事矯飾不收譽名一時雖若遲頓而

積久考成往往出人之右孝性純至事二親順謹弗違
一再居憂能崇禮執節不飲酒食肉不預人事初以主
事歸省念父老乞欲終養父怒不許曰吾食息方強兒
乃欲死視我耶公不得已勉出赴官出未幾公亡抱恨
終身毀頓幾滅性居常儉素自將室無姬侍服食取適
口體而已凡三娶元配唐繼孫又繼郭唐孫俱累贈夫
人男五人長鎬次鰲舉正德丁丑進士今為刑部左侍
郎又次銓華亭縣丞暨國學生鰲郡學生女二人長適

縣學生金愚次適江都主簿章元綱孫男十一人景昂
前軍都督府都事景明景星俱國學生景員郡學生餘
幼孫女若干人曾孫男七人公以卒之明年丙申閏十
二月十日葬縣之西余山至是侍郎鰲言於某曰先人
之葬十有六年矣墓木已拱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詞願
有請焉某生晚不及識公而侍郎辱與遊好不可辭銘
曰 繫何之先立氏以國有衍弗遺膠東維克孰其引
之宋相則良山陰之宗肇自暨陽顯允尚書既貞亦毅

入署郎曹出司民牧維此盧龍曰維畿輔我貞用明余
孰敢侮零陵之墟越在荒徼爰緩弗諼有允斯蹈迺言
振德亦懷用柔以佚以休以莫不優五嶺八閩周遊徵
逐玉節煌煌奠茲南服天子有詔式遄其歸錦衣繡斧
翼我邦畿何以翼之糾摭姦宄既貞厥度亦慎其履熙
帝之載疇若于工僉曰詔哉汝其司空五材是宜百工
惟叙有庸斯成登閔惟制翊翊王臣亶貞亦蹇匪時弗
庸身則既倦舍旃來歸為時逸民胡志之得而命不辰

顯允尚書維時德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皇震悼錫命維優茂恩煌煌賁此藏丘西余隆隆松堂鬱鬱龍章在茲過者必式

阡碑二首

梅里華氏九里涇新阡之碑

華氏自南齊孝子寶居錫之慧山族屬衍大散處邑中無慮百數宋有原泉處士者始居梅里之隆亭原泉四傳為將仕郎無錫簿將仕生處州錄判錄判生元屯田

打捕提舉屯田生太尉府知印知印生開二處士始不
仕自開二以上十世並葬隆亭開二傳平一再傳康伯
別葬報親院康伯而下曰荃曰本盛凡二世葬鴨城巢
髦塹二墓去隆亭不一舍而近今九里涇則坦菴府君
良用所葬始去隆亭而別為兆域坦菴子時禎寔昉為
之時禎又自穿其傍為壽藏所謂九里涇始遷之墓書
梅里著所自也時禎之言曰吾家自梅里以降闕十有
四世仕以政稱居以義立風流雅尚鬱為名宗我先君

坦菴承奕世之懿而拓中亨之基至於麟小子祇若前
休弗替有立他日獲保首領從先君於是凡皆前人之
遺我先君之訓也於此而不有表焉是忘先君之訓棄
前人之烈也乃立碑墓上請余文刻之昔太公封於營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也詞曰
煜煜華宗肇於戴公式招始封厥有
孝子不易其履伊錫之始有隆華坡在錫之阿奠焉弗
他隆亭與區梅里之墟列屋渠渠歌斯哭斯亦允藏斯

維原泉之遺有允原泉寔始東遷歷世其綿乃將仕之
淑乃錄判之穀屯田其續山川有聞開二維敦有衍諸
孫秩秩百禩維克有引其奕有鄉揚名九里之涇鬱茲
佳城孰其藏之曰良用甫既封亦樹是曰始祖是衍孫
曾繼繼繩繩百世其承維生有植維懸有刻以永無泐
董氏竹岡阡碑

董氏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松江之上海閩今若干世世
有隱德至御史介軒父始用仕顯既而諸子相繼起科

第列仕中外文聲政業鬱為名宗御史而上葬邑之楊涇原距楊涇之東三里而近曰竹岡之阡則御史公之所藏也公諱綸字誠之天順甲申進士仕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卒葬于是公六子其從葬于公者仲子大理少卿恬少子西岡處士愉而第五子將仕郎懷之生壙亦在焉大理居仲以次當在右故其治先配喬宜人之葬也虛其左以俟伯氏將仕郎恢及西岡之沒伯氏已別營宅兆顧左不可虛乃葬西岡於左而五將仕則

兆於西岡之次雖於禮有未盡合而勢不得不爾古之人有推權以附義者苟宜於人情君子不過也初大理之葬御史公也有夢徵焉葬未幾而大理與其弟肇慶守忱綿州守懌以次升朝推恩贈公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龍章炳煥於藏丘者再乃即墓次建二亭刻制詞其中益樹松檟植神道垣護扁鐫式嚴以固從而栖神之室享祀之堂守塚之舍以次告成而墓之制至是始備及又刻大理所被制敕于石大理之子宜陽之葬其

父暨其母唐夫人支傾補敝飾故而新斥土崇封益事
標表凡制之所宜得者至是益備而加詳蓋自正德癸
酉抵今嘉靖癸巳閱二十有一年凡一再舉事乃克就
緒大理恬肇慶忱將仕懷寔昉為之而宜陽用終厥志
於是宜陽具事狀詣余請紀其成惟周禮墓大夫掌凡
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
掌其度數正位正其昭穆之位也度數以爵闕為丘封
之度與其樹數所謂封高則樹多封下則樹少所以別

其尊卑也自周官之法不行庶事靡薄而墳墓滋輕我
國家雖有墓制而無官守庶民往往踰分干紀而品官
之家或墮廢不治樵牧不禁荆棘不翦委為狐兔之區
者皆是也而董氏父子兄弟繼繼弗隕更二十有一年
而繕治不忘是豈有教令為之哉是宜刻石以示其後
人詞曰 維松輿區奠吳之東海邑維雄三岡其隆有
崇新宮既嚴既翼被隰依原肇此玄宅其宅維何董氏
之藏爰立之阡曰竹之岡竹岡巖巖閑闕揭孰其崇

之直指維烈維董之先有來自汴垂三百年弗替有衍
顯允直指有德有文去隱即仕為時貞臣用弗究材駿
發厥嗣憲憲列卿秩秩刺史科甲翩聯奕世其繼匪亡
則繼亦美之濟有展廷尉式穀用貞際時休明以順而
升進弼邦刑在公維劬錫之用休天子有詔鸞章煜煜
天恩煌煌異命維申賁茲玄堂玄堂翼翼豐碑岌岌屬
屬秩秩維天之錫錫之隆隆作之衝衝廼築廼封廼崇
其墉其墉既高亦周有廬有重其門式嚴之樞奚樞之

嚴芻牧是遠狐兔攸遠荆棘斯翦既屏既營式度用恒
孰其執之廷尉是經刺史攸承將仕用程歷歲滋更乃
潰于成匪成之艱有攸維繼終厥先猷厥有孫子維孫
振振不忘祖考再葺用揚於先有耀相此崇岡天寔基
之厥有夢徵爰奠於茲黃浦其南竹岡其東土膏壤淺
秀允有鍾鍾之維何曰忠與孝我刻銘詞尚後有考

碑二首

太倉州重浚七浦塘碑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乃多高
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溉灌海日再潮淀沙易淤在昔
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率其徒修築浚治之隄防垣固
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弗病夾亶氏謂廣深其源非
直用以決低田之水亦使垆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
既瀕海浦港為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
五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於海海潮去來有時
而湖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為患斯固東人之恒利

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之民並湖為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而入於白茅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迴而屬於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日淤至於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詔興修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祇詔維謹謀於副使教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既克協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感事即工而州同

知周某實董其役於是躬履其地分程受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民勸趨之秉鉞操畚借手並作始浚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於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自直塘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一千六十有一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於十有五丈始殺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於是輸瀉有委飛流迅疾淤沙滌不復畱田之出

於磽确而資以灌溉者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用民夫萬八千四百靡銀為兩者七千八百二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都御史御史寔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九德終之至於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君與其僚之在事者與有勞焉昉役之興也屬歲不登民饑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隄驅饑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之費不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

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逸道使
民雖勞不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自恕莫克肇端
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故事尤貴
於有終也穀梁氏有言智者廉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
有焉斯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詩曰 粵吳興區澤維其
蔽迺暎在東曰堦維阜堦阜隆隆海波融融孰溉以庸
陽湖維衝歲攸有空磽确以瘠民乃不粒為我心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明詔是承弗違

有數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既通川流既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懽懽豈不我勞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利之弗庸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重修大雲菴碑

吾蘇故多佛刹經洪武釐革多所廢斥郡城所存僅叢林十有七其餘寺院菴堂無慮千數悉從歸併遺基廢址率侵於民居或改建官署有基在而額湮者有名存而實亡者亦或鞠為荆榛瓦礫之墟併其名與迹而莫

之知者百八十年來更革靡常禁網云弛殘寮廢刹稍
稍興復聚徒焚脩香燈不絕日引月翼往往藂林比隆
亦有已興而復廢因循諉棄不復再振者則在嗣承之
人何如耳大雲菴建自前元某人寔始開山考之郡志
菴嘗併于南禪寺洪武中寶曇以高僧奉敕住南禪某
蓋其徒也大雲寔是其子院寶曇示寂猶藏舍利於此石
塔猶存豈當時雖屬歸併而以曇故不滅其迹承傳有
人延引不絕以至於今耶菴在長洲縣之南雖逼縣治

而地特空曠四無民居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
雖屬城闔迥若郊墅菴介其中水環之如帶其水東自
封溪沿流入郭至此分支而南轉出菴後左右紆迴匯
其前為放生池池方廣數畝洲渚浮泊望若島嶼獨木
爲梁以通出入撤梁則菴在水中入菴則身游塵外僧
廬靚深古木森秀映樹臨流恍然人區別境余屢遊其
間至輒忘反非直境壤幽寂而僧徒循循多讀書喜文
所雅遊皆文人碩士若沈處士石田若楊禮部君謙蔡

翰林九達皆嘗栖息於此比歲燬於回祿住山嵩一峯
與其徒鎮松巖戮力起廢煥然一新禮部寔記其成及
是再燬而鎮之徒定昂亦再新之經始於嘉靖丙午落
成於戊申之夏棟宇雄麗像設有巖華幡鼓鐘列置如
式門屏垣墉悉還舊觀於是伐石樹碑請書其事余惟
像教之行於中國固以崇嚴為事昔之名僧高士多留
意於此名山勝境珍樓寶閣列剎相望玉函金相璀璨
琳瑯謂非此不足以極天人之觀以起人歸依之心其

爲道蓋如此而今之爲佛學者高談空寂務爲虛幻視
塔廟崇嚴之設凡一切丹青土木之設皆以爲有爲而
非道之所存往往棄置不以屑意其或作意興修以基
道業則題疏勸緣持孟請丐所成無幾而半入私橐此
則佛氏之巨蠹無足言者惟茲菴起於歸併之餘其興
廢之由不復可考然自正德以來三十二年之間再燬
再新事功宏偉經費浩穰而皆取給衣孟之積一不假
檀越之助而事無不集嚴翼有加豈非嗣承之得人哉

比來茲道寂寥僧徒孟浪雖名藍寶剎號稱聚林亦多
墮廢不葺荒寮敗堵榛莽蕭然燈炷香炷不絕如綫視
一已廢復植之區何如哉吾於定昂之徒之舉重有慨
焉昂號半雲靖共有爲今被推擇爲郡都綱云作頌曰
有崇大雲奠此幽墟孰其啓之其人寶曇斷厓其初巖
巖寶曇衍德以紹爰寂於此於先有耀湜湜清池翼翼
幽居石塔渠渠舍利其於維百斯年弗替有引有攸維
人嗣承則允寶幢帙帙紺殿隆隆鬱鬱攸示變維劫之逢

載焚載茸賈輪以負迺言有作式還舊觀華幡珠網像
設中嚴諸光下賁人天具瞻一峯用凝松雲其繼匪法
則然亦衷厥義我作頌言後人伊徵弗隕厥世尚慎其
承

甫田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甫田集卷三十六

附錄

先君行畧

文氏姬姓裔出西伯自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
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
一世至宋宣教郎寶與永相信國公天祥同所出寶官
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元有諱俊卿者為鎮遠大將

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
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以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
次定聰侍高皇帝爲散騎舍人贅爲浙江都指揮蔡本
壻定聰生惠自抗來蘇壻於張聲遠氏遂爲蘇之長洲
人惠生洪字公大始以儒學起家中成化乙酉科舉人
仕爲涑水縣學教諭洪生林字宗儒成化壬辰進士歷
知永嘉博平二縣事進南京太僕寺寺丞仕終溫州府
知府公之父也母祁氏贈安人繼母吳氏封安人公諱

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以世本衡山人號衡山居士學者稱爲衡山先生云少時外若不慧然敦確內敏雖在童穉人不敢易視稍長讀書作文即見端緒尤好爲古文詞時南峯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鳴然年俱長公十餘歲公與之上下其議論二公雖性行不同亦皆折輩行與交深相契合或有問先君於祝君者君曰文君乃真秀才也公名旣起然不苟爲人述作或有托其名為文以售者楊公輒能辨之溫州於

吳文定公寬爲同年進士時文定居憂於家溫州使公
往從之游文定得公甚喜因悉以古文法授之且爲延
譽於公卿間溫州在南太僕寺少卿李公應禎博學好
古性剛介難近少所許可而獨重公公亦執弟子禮惟
謹一日見公書稍涉玉局筆意即大咤曰破却工夫何
用隨人脚踵且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
矣因以筆法授公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
天才俊逸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且言於溫

州使薦之當路都竟起家爲己未進士唐亦中南京戊
午解元時溫州在任還書誡公曰子畏之才宜發解然
其人輕浮恐終無成吾兒他日遠到非所及也徐迪功
禎卿年少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有
太湖新錄落花等詩傳於世及溫州在任有疾公挾醫
而往至則前三日卒矣時屬縣賻遺千金公悉却之溫
人構亭以致美云溫州既沒公與游諸君祝唐都徐皆
連起科目而公數試不利乃歎曰吾豈不能時文哉得

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時好吾不能也於是益肆力為古文詞時雅宜王君寵異才也少公二十四歲公雅相推重引與游處王竟以德學名公年漸長名益起而海內之交多偉人皆敬畏於公故天下傾慕之寧藩遣人以厚禮來聘公峻却其使同時吳人頗有往者公曰豈有所為如是而能久安藩服者耶人殊不以為然及寧藩叛逆人始服公遠識巡撫李公充嗣露章薦公督學欲越次貢之公曰吾平生規守豈既老而自

棄耶督學亦不能強竟以壬午貢上癸未四月至京師
甫十八日吏部為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詔翰林
諸公見諸公推與大甚或以為過及見公咸共推服而
新都楊公慎嶺南黃公佐愛敬尤至故事翰林以入之
先後為坐次公年既長其中又有為公後輩者遂以齒
讓公公竟上坐衆亦不以為迂既而與脩實錄成當遷
官或言宜先謁見當道公竟不往官亦不遷惟賜銀幣
而已公亦無所懟也先是羅峯張公為溫州所拔士公

亦與交及張將柄用遂漸遠之公於早朝未嘗一日不
往偶跌傷左臂始注門籍月餘時議禮不合者言多訐
直於是上怒悉杖之於朝往往有至死者公幸以病不
與乃歎曰吾束髮爲文期有所樹立竟不得一第今亦
何能強顏久居此耶况無所事事而日食太官吾心真
不安也遂謝歸方上疏時或言公居官已三年若一考
滿當得恩澤或可進階公笑而不答竟不考滿而歸時
丙戌冬也屬河凍舟膠不可行乃與泰泉黃公同守凍

潞河有欲疏留公者公令人謝之曰吾已去國而偶滯
於此若疏入是我猶有所覬覦矣何君不知故人如此
留者遂止或勸公從陸路徼往歸公曰吾非以斥逐去
國行止均耳何必窮日之力而後爲快哉明春冰解遂
與泰泉方舟而下到家築室於舍東名玉磬山房樹兩
桐於庭日裴徊嘯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於是四方
求請者紛至公亦隨以應之未嘗厭倦惟諸王府以幣
交者絕不與通及豪貴人所請多不能副其望曰吾老

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蓋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卒之時方為人書志石未竟乃置筆端坐而逝脩脩若仙去殊無所苦也是歲爲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公配吳夫人先公十八年卒卒之年爲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七十有三公古貌古心言若不出口遇事有不能決者片言悉中肯綮尤精於律例及國朝典故凡時事禮文之有疑者咸以公一言決之初歸時適玉峯朱公希周與公先後歸又同里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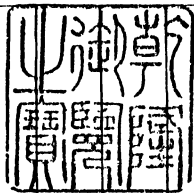
吳中前輩多已彫謝遂以二公之德望文學並稱者垂三十年公讀書甚精博家藏亦富惟陽陰方技等書一不經覽溫州公善數學嘗欲授公公謝不能乃曰汝既不能學吾死可焚之及公奔喪至溫悉取焚去少拙於書遂刻意臨學始亦規摹宋元之撰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虞褚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性喜畫然不肯規規摹擬遇古人妙蹟惟覽觀其意而師心自詣輒

神會意解至窮微造妙處天真爛熳不減古人時石田先生沈公周爲公前輩雅重公文行見公所作小幅亦極加歎賞詩兼法唐宋而以溫厚和平爲主或有以格律氣骨爲論者公不爲動爲文醇雅典則其謹嚴處一字不苟故一時文章多以屬公而獨持文柄者垂六十年或有得其書畫不翅拱壁雖尺牘亦輒藏弃爲榮海外若日本諸夷亦知寶公之跡然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詩文知其詩文而不知其經

濟之學也公平生雅慕元趙文敏公每事多師之論者以公博學詩詞文章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性鄙塵事家務悉委之吳夫人夫人亦能料理凡兩更三年之喪及子女婚嫁築室置產毫髮不以干公之慮故公得以專意文學而遂其高尚之志者夫人實有以助之也公兄雙湖公徵靜性剛難事公恪守弟道而以正順承之雙湖瀕涉危難公極力周護得不罹禍雙湖亦遂友愛怡怡之情白首無間公平生最嚴於義

利之辨居家三十年凡撫按諸公餽遺悉却不受雖違衆不恤家無餘貲而於故人子弟及貧親戚賙之尤厚與人交坦夷明白始終不異人有過未嘗面加質責然見之者輒惶愧汗下絕口不談道學而謹言潔行未嘗一置身於有過之地蓋公人品既高而識見之定執守之堅皆非常人可及故雖年登九十名滿天下而始終操履未或少渝豈不爲難哉公恒言人之處世居官惟有出處進退居家惟有孝弟忠信今詳考公之平生真

不忝於斯言矣子男三人女二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
曾孫男女各四人玄孫男女各二人某等以卒之明年
庚午十月廿五日舉公柩權厝于花涇橋之原卜吉乃
葬夫葬必有銘凡以狀爲之先然不有所述狀亦無所
據也但先君平生懿行甚衆不能一一載載其大者惟
先生擇焉仲子嘉謹述



甫田集卷三十六